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十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五

孫文懿公抃行狀

丞相蘇

頌

公諱抃字夢得其係出於富春蓋吳將武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朴始徙富春籍于長安唐武宣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府為掌書記其子曰長孺攝彭山縣令既以秩滿罷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構重樓以貯書日延四方豪士講學其間于時蜀人號為書樓孫家自爾子孫不復東歸遂占眉山名籍高曾祖以來歷五代喪亂晦迹不出力田以自給取足而已不求贏畜清白之範其來遠矣公初名貫字道卿生五歲學為詩便有老成風格其警句往往傳於人口未冠作祥符宮賦五千言成都尹凌公策聞其才美召至府與語甚奇之將薦之於朝以其年少而止其後兩從進士乃更今諱天聖八年春再上拔擢科一命大理評事通判絳州事初太師在蜀名知人生五子待公獨異嘗曰爾器韻沉遠後當顯赫於時但成名差晚吾不得一見為恨爾至是太師已薨而公每因拜官則感涕愴慕累日痛不逮養明道初恭謝推恩改著作佐郎未幾召試學士進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金銀絲綿疋帛庫以所生祀國太夫人喪去位服終還臺判尚書祠部擢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居歲餘府符馮士元以姦賊敗窮治甚急事連前後尹佐自二府至臺省者十餘人而公無絲毫累由是清慎之譽聞於時考課陞太常博士移判三司開拆司兼提舉催驅公事同修起居注慶曆二年二月召試中書換右正言知制誥占謝日賜金紫服判登聞檢院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兼判尚書刑部出疆為契丹生辰國信使公為人端重不妄舉動言語與庸人接有問乃荅庸人尤加禮奉且謂人曰孫公直恬靜篤實之士也使還判國子監權糾察在京刑獄五年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使權判尚書都省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六年春權知貢舉再遷禮部郎中遭嫡母崇國太夫人憂接近例願終三年喪優詔從之公在眉山為大族中外戚屬以百數而貧無依者又衆聞公歸皆來求給公竭貲以贖其費又為

姊妹之娶婦嫁女者數人服除召還舊位舉在京諸司庫務  
進銀錢司兼門下封駁事五年五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制下諫官論奏公朴謹非糾繩才不當居此職公即手疏自訟曰  
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讓者少以求事為精神以訐人為風  
采捷給若齋夫者謂之有議論刻剝如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  
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仁宗深察其言詔赴  
臺視事彙差知審官院公辭以臺長不可以兼事局恐於言責不  
得專 詔如其請仍著為定式再加給事中公踐兩禁十二年朝  
政得失天下利害事非其職者未嘗建言亦不與人談議或謂其  
循默公曰事有分守豈可越職橫論及為中丞每聞 朝廷有措  
置未合理者與群臣爭之未見聽者即時拜疏或請聞於 上再  
三開陳得請而後已由是知公韞積厚而操守固也是時內侍王  
七中以在事久特恩遙領武寧軍節度使公奏言自唐以來節度  
使為將領制軍事國家安危成敗之所係非中官所得處  
其任曩太宗世王繼恩平劍南有大功當時論賞止進順州防禦  
使立宣政之號以寵之况守忠無繼恩之功而輒居將帥之任恐  
為四方非侮則為國威之沮矣 朝廷卒為之追改成命至和元  
年春貴妃張氏薨 仁宗傷悼累日追冊為皇后賜諡曰溫成且  
有建陵立廟之議公言茲事躋大宜命近輔與禮官參講然後施  
行不當虧紊典禮又與諸言事共爭章至十餘上終不報公率同  
列進見 帝不為顧遂列拜於御座之側公獨伏不起久之 帝  
乃悟因復得進言不可之狀而忤日益甚左右股栗有欲仆地者  
公疑立不懼 帝亦為之改容而遣之當時雖不盡用公等議然  
其後罷立忌去朝樂改園陵使為監護葬事 車駕幸奉先寺不  
入朝致奠皆公啓之也明年秋丞相陳司蒞家女奴死開封府檢  
視有瘡痕傳言發妾張氏笞殺之以聞 上詔近侍置獄推勘追  
取證佐皆不至既而罷獄公十上疏論其悖謬大臣笞殺女使事  
至微末然而詔獄發置皆用執中之請此於國躋大有損何則  
執中要行則 朝廷近侍之臣亦湏遁去案問執中要罷則本家

僕妾不容略行追取挾恩怙權取必於上此而可恣則孰有不  
可容者司徒卒緣此罷政事而公亦連上章求解臺秩出補外郡  
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貼侍讀修撰之職仍領太常禮儀都省兼提  
舉禮泉觀公事磨勘諸道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又遷尚書禮部  
侍郎兼判昭文館再修玉牒官公在臺滿二歲凡言朝廷天下事  
章數十上但以持紀綱厚風俗辨人材寬民力爲多務未嘗披抉  
人之急隱小過與不可明白之事其論大體若言士謂州不可復  
置以失信於戎狄而啓其窺覲之心凡邊防疆場之事當令兩府  
通議議定然後奏稟施行無使舊相守邊恐事躐大重則蕃戎致  
猜藩方無得辟通判官以全監郡故事方無事時且預擇兵官則  
緩急有警可用近邊士兵可因舊名而削其數則幹強而枝附此  
其尤著者疏入多即施行或者爲令其餘或行或不或密疏不傳  
者不可悉知之其論人物若云楊畋有文武幹州郡不足用其材  
宜擢近職置之湖嶺間藉其威名以靖徼外張蘊之清方有器識  
心計絕人宜召對便坐詢以得失及財計利害必有補於朝廷胡  
璠孫復博通經史可以任講勸之職趙瑜劉貽孫曉兵法可委以  
邊防之寄許士宏知漢州薛向知鄜州皆有善狀或清介以得人  
心或幹敏能捍大患宜俱陞以繁劇刑獄之任則廉吏知勸而才  
臣思効曩者王益柔楊南仲陸經齊唐晁昫皆以纖介之累有妨  
進用失棄過獎善之義望與滌前任用則清朝無遺賢之歎是政  
人者不久朝廷擢用幾盡士論咸稱其器識三年春仁宗暴得  
風眩不豫罷朝禁門晏開者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亦不得進見但  
通名於內東門候起居止於中使宣諭聖躬漸安而已庭中惶惑  
莫測其端公時爲近臣班首因率同列就幃幄中見相臣謂曰  
主上違裕臣子當朝夕省問今大臣隔絕不得進見主上之安  
否虛實未可知也事係宗社諸公不宜坐以待命宰相即用公言  
叩閣請入禁中侍疾由是中外之心稍安未幾詔兩禁論議廢  
湖鐵冶事議罷奏葉備具而諫官某人及觀察某人重取更定數  
字同列忘二人者有所挾即時劾奏其事吏持案白請於公公曰  
二人者信有罪矣然我輩從而舉劾不亦傷風詎乎二人卒坐是

補外官後帝聞嘗有是語曰老成人終不同嘉祐三年契丹國主宗真卒遣使告哀公爲館使先是宗真之使來請叙兩朝通好歲久請交贖 御容欲使子孫得識聖人形表 朝廷初不能奪其議既許之矣異時契丹使先以畫像來未報聘而宗真歿新主復遣使來請朝議以爲先主時事欲却不與公遽至中書白曰國家所懷柔遠方所仗者信義而已且彼以好來求聖容既許而不與其失在我不在彼矣或曰不許之意有人臣難言者直慮夷狄厭詛不道耳公曰此特師巫女子之談非所以折衝消難者也况聖人應期運係天命乃反有所畏耶且彼一來不與至于三四極于數十朝廷度必能拒之乎其後以使者再至乃與之如公之素公領太常前後幾十年言禮事甚衆每有大議則使諸博士各陳所聞見然後擇其合於義禮者裁定而奏之大抵守經據古不欲輒有更異初 仁宗追憫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久無祠所詔於景靈宮建 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 神御不當建或曰當祔於廟詔下禮官公與僚屬同執是非而獻議曰先朝建 神御殿已是非禮然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義今爲后妃而置之其於失禮又甚矣儻 陛下追念郭氏殂謝况已追復位號不若因而賜以謚冊祔于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下兩制合議久之未決然卒罷 神御不建四年詔將用十月祫享于 太廟群臣有建言皇后廟四室 先帝時每遇祫祫升于太室蓋有司攝事升於討尋 今皇上躬行盛禮義當革正又引唐郊祀錄續曲臺禮爲據請遣近臣致享如奉 慈廟公即與二三同列奏駁春秋傳所云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有別祀事乎又曰祭從 先祖后廟合食自 祖宗以來行之已久不宜用疑文偏說輕有改更天子甫欲躬齋戒固當奉承先憲正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奏上中旨合食如舊明年日食正月朔旦詔公禱祀于 太廟公舉春秋經傳止用幣而去特牲又伐鼓以責陰氣時宰爓其得禮公久在禁近 主眷日厚每燕見有所問必端簡而前曰天子所以享南面之尊延十年之慶者惟寅畏可以對上帝惟勤儉可以惠下民止此而已未嘗一語涉面諛朋比者至和中 帝

切於求治問前代之所以治與其所以亂公從容言曰臣以謂治亂之由無他惟在用人而已用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從古然也帝曰今世非無賢又非不用然治不及古何也公曰有賢而不用用之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惟明主留意則賢無不用而出無不治也帝曰今之賢而未用用之而未盡其才者謂誰公曰知臣莫若君此必上簡天心非臣下所敢私但願陛下不以一事不效而遽去之則賢無不為陛下用也帝再三嘉納之其後數進大臣多復用宿名重望已更任使者大厭群議帝由此益器重公遂有大用意是時陳賊用臺官言罷樞密副使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得舊人之久職者既而語及公即命以本官充樞密副使同修樞密院時政記時嘉祐五年四月也其十月知辰州竇舜卿以定彭氏蠻事朝廷嘉其能議遷一官公曰臣開元中所以號太平者以不賞其邊功也今舜卿信有才他日進擢無所不可若用蠻夷邊官誠恐邊臣主事於夷狄以希恩賞自此四境不得安息也遂止降詔獎諭之上書者請額外增置土軍為南寇備公曰苟取其知山川鄉道則州得百人可矣如增廣其數徒糜虛費不足以待敵前日智高之亂成功者廼陝西騎兵耳南軍向預焉卒仍舊不復增置公為樞密未滿八月以本官叅知政事同修中書時政記都大提舉三館秘閣公事同譯經潤文使一日政府集議擢李參為三司使公時以故後至預聞之徐曰方今民力弊困久矣宜得敦厚有學術之人使主邦計庶幾可以寬民保衆苟於趣辦應卒之才則誅斂措克無所不至如此民何所措手足乎前議遂止明年御史宥公過失不當久在政府意入不報或有謂公曰事起無名蓋自辯於上前公曰吾老矣退乃其分自念平生不欲攻人之短今幸備位執政不能敦厚風俗宜有愧矣而反與新進後生競口舌於上前耶况知我者君此曹其能誣我乎遂上疏求罷帝益嘉之詔拜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公在講筵前後十三年故事凡進講群書前代亂亡忌諱之語皆略不解公以為不然每至其處必再三敷衍且曰茲事所以書之於策廣

者示來代之明戒也苟臨文遊諱則其傳載之何用自是遂諱  
歷明年夏今上即位改戶部侍郎治平元年二月以太子太傅  
致仕於是公年六十九將還政之前有語公曰禮七十而退人或  
過之而不去公乃未至而告休斯不近於矯時乎公曰強力而仕  
不能而止士君子之通義也奚必年至而後去乎遂連上疏表得  
請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薨於春明坊之私第上聞訃為之罷朝  
垂拱一日制贈太子太保法諱之外再遣中使賜黃金百兩以恤  
其家恩陞二子差遣并異姓齋郎一名公為人內方外溫動由至  
誠不喜矯飾以邀取名譽然而端嚴謹重至老不懈雖少年強力  
之人殆無以過與人無適莫亦不肯苟合端居似不能言者及遇  
事則毅然自信不為高下易其心初在翰林嘗至中書白事繫鞋  
登政事堂時陳司徒作相見之不悅且責廳事吏不以告公曰學  
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况我以公事來若有私禮則是恭下  
類所不憚矣司徒不能平及為中丞司徒復冠台宰每裁處大事  
多出獨見同列無敢抗者公屢言其失曰幸陛下以臣章示執  
中使之九事須衆論復執然後奏稟施行司徒見章益不喜一日  
賜宴都亭驛坐席俯相近酒間司徒微語公曰觀中丞日近封章  
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去因指其座曰此中丞即日之地  
幸無相侵也公俛首不荅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也  
夫幾會詔獄起卒用公言罷相及其薨也太常定謚博士以其當  
國日奉行貴妃冊禮及不能正溫成贈葬事請謚曰榮靈公曰司  
徒端方剛勁素聞於時自為小官已有建儲復辟之策作相雖無  
善謬之與然其至公不黨亦近世少及加以惡名誠為太過謚曰  
恭可也博士曰謚之美惡宜取其大者今司徒之過顯雖有善其  
之善不能掩也公昔日盡疏其短今而誅其善何前後之不類也  
公曰宰相越法予為中丞言之職也死者美惡予在太常謚之當  
以至公豈可挾一時之事而發其平生之大節乎復持議如前請  
於朝覆議者數四卒以公一言為定其持心平恕如此臨事周慎諫  
畏又過人遠甚自歷兩禁至登二府四方問訊有非時至者輒藏  
去不啓封曰此必有求於我自度不能副其情不若勿發之可也



亦不妄與人緘牘或必須爲之無高下親疎皆手書親筆雖疾病亦不假請以公人書體極端楷審謂章草近於輕佻故不好也非公事稀歷權臣女之門至於儕輩往返亦有時故在朝與相親者無幾人一受之尤造次不忘於心初聞吏部張文孝公薨哭之終日不已子弟疑之而問之荅曰吾立朝未嘗有推引者惟張公拜觀文殿學士曰表也我自代此知我者也今亡矣故至於傷慟耳於相知猶爾於朝廷一可知也性尚清簡自少惟讀書爲文餘無他嗜好如音律摹射書畫一無留心者晚年亦稀復拈筆文章論議則平昔所學皆自足用其所接賓客惟儒生士人其外技藝緇褐卜祝輩無一及門者居無事時獨坐一室移晷不出妻子亦罕見其面尤惡談人是非有來言毀譽者則荅以他語去乃指謂人曰巧佞之徒宜禮而遠之慎不可聽其言也接人簡約不事屑禮或時供具酒不過七行家人以爲不可公曰古人三爵吾已過之何謂不可素不善治生產業在貴近日久所得俸賜甚厚隨入隨費婚姻喪祭外則以均膳宗族故舊家無餘貲室無玩好京城無善邸第後房無姬媵其所以奉養之具宛若寒素或勉以爲子孫計者公曰吾於子孫豈不足耶勿而教以詩書長而任以官爵若兒曹但能忠於君孝於親義於宗族廉於公家不爲姦欺儉佞之行守此足以保數世安佚也及還政家居惟幅巾野服與賓客談醫藥修餌之術不復語他事其風尚可見矣公累階朝請大夫勲至柱國封爵爲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公仕宦過三十年未嘗有毫髮玷議論多闡畧細故務全大體所上章奏無冗長虛飾之辭其言盡實略而意主切當奏對語直而實故人主以朴厚目之以此頗見信納前後八被詔慮囚徒開引情實白於上前有自殊死而得末減者多矣平生善薦士得人最多其薦御史得令中丞唐公介大章吳公中復皆一時之傑自余顯薦察啓者蓋又多矣屬文簡重不務刻摘章句於訓辭尤爲得體慶曆初夏英公自蔡州以樞密使召至之諫官連疏其短追恩命移臺社上表自辯付學士荅詔諸學士皆難其辭公即取筆作草上之有圖功効莫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行實之語諸公服其切於事而英公銜之

尤深至語所親曰吾於孫公素無嫌而批章見詆如此公聞之亦不爲悔其它大手筆則有升祔獻懿二后赦文初追崇仁宗讀之至於爲天下母育天下君不迨九重之承顏不及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追慕增嗟上爲歎歎稱歎者累日又奉詔撰冠萊公旌忠碑丁文簡公崇儒碑皆敘事明自氣格渾厚自成一家之體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太原王氏封壽安郡太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適豪族生子者又相娉娶公以儒者獨不得繼好及貴三家始來求婚公亦不拒之又爲之保任其子孫入仕者兩世於鄉人益稱其長者公少孤兄弟群處博學无至它日析居公盡推美田宅與兄弟惟取其薄惡者曰數口之家得此足以奉先人之祭祀矣與朋友交得喪休戚一以均之初舉進士特厚善同郡宋輔伯拔州解同時東上至長安輔以疾不能興公亦留此爲診醫藥過旬次輔曰試日甫近子當亟往無以我爲累也公曰與君偕來義不得先行君若罷舉我亦與君俱西矣又數日輔疾愈遂俱行並擢第此又見其內行之有素宜乎天爵茂而時寵優也子男四人長珏國子博士次佑甫大理評事早亡次喆次林並太常寺太祝女子四人長適戎州夔道縣尉蒲獻婦早亡次適太子中舍彭敏行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勾謀次適太常寺太祝宋奉國孫男七人三爲京司一爲試衛官三未仕孫女五人二已出室三尚幼男子皆謹言能守家法女子俱從名家仕族可謂有後矣頌獲遊公之門有年矣又嘗辱稱薦於朝以恩舊故熟聞公緒言美行又得諸孤所錄遺事其備謹細始末直書以上有司治平二年正月日具位蘇頌狀上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六

孫宣公奭行狀

景文公宋

祁

孫奭字宗古年七十二歲公之先本樂安望姓後子孫有徙古博平者墳墓託焉遂為博平人公幼好書術不事產利夙儒太原王徹以五經教授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游及徹卒有從公質正謬惑者公厚謝未答又之為言其意義據深切人人厭服於是徹門下生悉從公以終業故其鄉之粹然仁者愛之其里之晝然暴者畏之會州將少文憎忌儒服公不見禮違之汶上樂其風土遂貫籍焉頃之吏上計文即偕西遣端拱二年擢九經高第釋褐主莒縣之簿代還上言願以本經試最有司言學有師法於是以廷尉平直太學為講員 太宗幸上庠詔說尚書說命三篇動容稱善且歎曰天以良弼資商 朕願不得若人邪因賜公緋衣銀魚用是明年切免大丞相以郊禮及 真宗嗣位再除至殿中丞又侍講於諸侯王邸賜三品服會丁 憂敦錫還職是止七經義我疏以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六

孫宣公奭行狀

景文公宋

祁

孫奭字宗古年七十二歲公之先本樂安望姓後子孫有徙古博平者墳墓託焉遂為博平人公幼好書術不事產利夙儒太原王徹以五經教授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游及徹卒有從公質正謬惑者公厚謝未答久之為言其意義據深切人人厭服於是徹門下生悉從公以終業故其鄉之粹然仁者愛之其里之晝然暴者畏之會州將少文憎忌儒服公不見禮違之汶上樂其風土遂貫籍焉頃之吏上計文即偕西遣端拱二年擢九經高第釋褐主莒縣之簿代還上言願以本經試最有司言學有師法於是以廷尉平直太學為講員 太宗幸上庠詔說尚書說命三篇動容稱善且歎曰天以良弼資商 朕願不得若人邪因賜公緋衣銀魚用是明年切免大丞相以郊禮及 真宗嗣位再除至殿中丞又侍講於諸侯王邸賜三品服會丁 憂敦錫還職是正七經義疏以

第の千久卷一頁下自所贈起至府推十五  
行當割移卷四十八第一頁下半而此半  
頁當查宋景文集抄補

明接萬靈於殊庭大抵名山神靈之封皆肇幸矣六年遂下詔用  
開元故事欵瀨鄉奉太清之祠公上疏引唐明皇以為言 天子  
雖嘉其意然謂稽古擇善何常之執更為解疑論以示群臣始尚  
書公年耆德茂重去鄉梓公至是上言不勝父子之情願歸田里  
尽温清之報詔不許又奏願守一郡以便瞻省制可之乃守高密  
居部二年拜左諫議大夫罷待制之職還臺糾察在京刑獄祥符  
之降也始名天慶先天降聖為盛節詔天下飭齋合燕費且不貲  
公建宜罷以省浮用書奏不報未幾出知河陽天禧末縣官度用  
財力稍稍減郡國祠醮終如公言郊祀恩改給事中公連年自表  
以尚書公年九十按礼家不從政据令許解官侍養 帝覽奏歎  
息詔丞相府曰孫某或請急過家及欲近郡則聽之乃就徙兗州  
明年改元乾興 真宗之後元也其三月 今上即位例遷工部  
侍郎八月驛召公還拜翰林侍講學士俄知審官院仍判國子監  
復知通進封駁事兼群牧使會修 先朝實錄以公有胥臣多聞  
羊舌肸春秋之習命參其典領尚書公寢病也朝廷知公孝特許  
乘傳視疾再宿至汶上實錄成就遷刑部及尚書公齊終公孺慕  
癯毀尋詔奪服公固願終喪 上命貴臣敦喻公不得已還都復  
舊官頃之兼判太常寺及礼院再知審官院以久次授兵部權吏  
部流内銓又兼龍圖閣學士貨茶轉貨法久而弊計臣欲捷囊橐  
推浮淫實繫參定以興長利初公之勸講也往辟乱亡臨文始為  
諱有可以規益順諷者必諄諄為上言之擬五經之切治道者為  
經典微言五十卷奏御繪无逆篇為圖頤置便坐為位宁觀省之  
助時 母闈輔政五日一御事公因言古之帝王朝朝暮暮未有  
曠日不朝者也 陛下春秋鼎盛宜日御前殿見群臣發揚健粹  
覽照治本而上方奉養長樂故謙讓未皇也於是公年七十因請  
間祈致所事上章者三 皇帝與 莊獻太后特御承明殿存論  
數四公頓首且言勸道无狀以暮日希遠塗恐不能自還无以塞  
責乞全首領為 陛下之賜因泣數行下上亦惻然猶詔公與今  
龍圖閣學士馮公元講老子三章又命公礼部尚書晏公殊讀唐  
史是日各賜帛一百疋後數日制詔報公果不得謝更求近郡

上乃從焉改工部尚書以本職復爲兗州巨命湏小會畢乃得辭  
待禮復數月請行數矣乃宴于太清樓樂闋上出御飛白書宰府  
樞臣大字軸各一學士以下小字軸各二惟公與文元大小兼賜  
焉朝廷榮之並詔賦詩述所以優待師旨之意明日詣承明謝且  
陳將奉違惟懼 上亟命取老子講如前章既罷仍有具衣鉤帶  
材馬之錫及治行也又晏瑞聖園就賦御製詩一章復詔近臣爲  
詩以餞議者謂漢疏受桓榮咄赫龍光不克過之明年耕籍改禮  
部公爲政多惠利嘗奏復濟瀆故道泮其鍾水濟鄆之田徵公其  
魚所至與儒學教導不絕用法律有足大者事皆責丞史掾屬摠  
綱目而已人皆宜之不見爲治之迹明年以病自乞 上知不可  
奪乃聽遷太子少傅歸老夏五月疾篤爲戊子移居正寢命子孫曰  
明日午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塗四十年訖無悔尤乃今奉遺軀  
終歸下君子其以我爲知命口占遺奏初不以家事爲言又謂子  
瑜曰速吾獨續當無內姬妾獨若與諸孫在庶不死于婦人之手  
已丑如期而薨訃聞 天子發朝震悼以左僕射策書霽七日第  
延其真於子及孫二人焉贈贈稱之士之仁且賢者莫不相弔微  
數令名洎終益榮夫人天水趙氏以平原郡追啓湯沐三子曰瑤  
仕歷司虞止負外曰琪止衛尉丞曰瑜今爲殿中丞息女三長適  
高平范昭季適昭弟曙仲適琅邪王景仲蚤卒公於學無不該總  
精力彊記絕人遠甚以其爲禮莫大於祭故受詔次 興以來  
郊廟容典爲祭祀錄祭莫尊於天故本其六名實則一帝是康成  
洪王肅彷彿千載貫諸儒之論爲南郊奏樂莫盛於雅故哀制萬  
同律爲樂記圖孝莫重乎喪故援古塞違爲五服制度五經之學  
章句數十萬後生佔畢厭苦其說故作五經節解刪去盈辭又請  
以劉昭後漢志裨范曄之闕尚書釋古文以檢考今文謂孟子附  
聖立書莊周根道德之論律有學科宜並刊布又同定論語爾雅  
義疏皆鏤槩垂久唐明皇刪定月令自竄新意其事淺而不篤公  
乞復康成舊註還其篇次議雖中格禮家避之在內閣也 真宗  
賜歌詩俾之次韻公屢辭不聽乃有賡載集資質詳審進止如有  
寸尺無僿言遽色接誘士類侃侃如也或以奇表沐之則玉色山

立不得而撓然志尚隱約器服塵素不做福於神不愧辭於人善  
推己以恕物不格物以己長讓夷損怒稱爲長者尚書公之疾革  
也公越緊其面以代頰御未始就子舍褫衣帶養者以爲難安車  
之還也日延鄉老道舊爲樂先時邑子或從公家宰貸息錢濟劑  
券紛紜酒酣公命折而焚之凡散數百萬其推轂士不進不止成  
就諸儒甚衆而馮公元諫議大夫孔公道輔先顯公爲內閣馮甫  
從初命入太學不十年抗茵憑侍金華與公同列云至於日月獻  
納便宜施行者存于有司伏青規秘皂囊則詭辭焚藁外無知者  
嗚呼公有黃中通理之才服勞累墨聖發舒事業既光大矣第不  
登三事冀言九德寧天嗇公蘊而不使盡邪將人置公賜而弗及此  
邪知與不知成爲公恨卜窆有日節惠茲在敢擬雅行告于有司  
謹狀

馮侍講行狀

景文公宋

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亂  
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新七人故三世食其祿 太祖定交  
廣公之孀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爲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  
都內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  
經大義又交博士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外謙謙若不足中敏力  
甚自經典詰訓祖襲師承穿穴筵楹皆能駕其說寢弄翰爲詞章  
默而有沈鬱之思出入服褒衣習短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  
以俚語諷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  
人皆直諫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燎夜輒市瓶酒與圭對  
經研惟一再酌以自溫或達旦不寢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  
士調臨江縣尉再暮罷會講員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  
公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必領選精果有風整見公儒者嘻笑曰  
吾聞以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  
謝奇其對因挾經義疑晦者延問參詰公條陳詳諳言簡氣原謝  
抵掌嗟伏即日聞 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鄉大夫  
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

覆後選公待詔殿中 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繇象云  
云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 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  
禁中建龍圖閣皮藏秘冊置學士待制等員為摺紳與言處時帝用  
尚書工部郎中李虛已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  
故以太子中允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賜清間說易  
盡上下經 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  
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  
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 今上在儲闈 帝欲得肅艾長  
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王公以公對或者謂公年差  
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 帝即擢公左正言兼  
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它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召  
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密視其人淹粹亮格乃自見之授其老子  
它日令詣府與執政眾試已而為 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  
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鉤玉革綏與諸儒獻歌頌數  
得進見 兩宮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使蕃光明為時宗國器當世  
休之 今上嗣位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升為直學士兼侍講未幾  
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進公得孫同列以為寵孫得公亦自以  
知人為多兩人提衡諷道 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  
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借計參倍公協力程綜片  
善必錄雖鉤捶臬平不計其公未幾正為學士當是時 天子念  
先帝盛烈裁績信書為一王言故具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  
士常山宋公綬丞相穎川陳公同頌史事已而丞相為開封府浩  
穰劇三輔乃罷史官諸公亟以公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  
者眾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為鹵簿使  
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九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為之  
又判尚書都省俄為三班院歲餘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  
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為吏部流內銓兼群牧使明道元年  
十月既考室謝享宗廟又為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  
籍田使任如朝禮俄為 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



莊懿之未祔也塋都城右郊公嘗假馮臆議其葬并及梓宮之遷斥  
土沮濕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  
河陽辭得見 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  
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柄臣海欲弗遣公固領行到部以詩  
靜稱不作條教今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觀為 上言馮某東  
朝雋老不宜以纖芥棄外 上亦意合即日馳傳詔公景祐二年  
春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  
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既還朝自以羽翼舊鳥身託勸講宜出入  
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弼違告猷詞兼婉切 上納其  
戒優詔答之會 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  
公領修樂書俄復為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  
上號其書為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賞勞也公素有躄縊不堪趨  
拜四年春病寢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  
氣上還書言語後四月戊戌終于正寢 上聞問震悼以本曹尚  
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緡百匹醪米牽具稱之愍贈之所以優加  
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  
評事諱為嗣公歿夫人命諱以衰絰即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  
親屬夫人即表公遺命詔可擢諱衛尉寺丞諱子二人釋褐並為  
將作監主簿卹孤厚終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已侈大哉公自掖巾  
至捐館進階及勳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今署焉  
志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弔一與眾往異  
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問及搢紳道義交數人而已  
接士以禮雖新進後出與之釣終日談便惟謹無戲言情色是以  
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不呼僧及道士嘗執親  
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未始為世之所為齋薦者惟卒哭  
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亦不誦言排些言  
之重高襪屨可以動氣焰者皆不近不問家產增狹晝治官事夜  
還讀書執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臺閣文書故新品式叢  
夥紛冗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容臣三局閱二十年仍  
其原本公不愆不忘故也尤精且及揚雄方部學初公七歲母夫

人今授易是夕夢公吞紺蓮夫人且而撫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  
顯 真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欲爲子雲諸首  
作章句且惠宋衷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漶舛馳思盡黜之最後  
得唐王涯註以爲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說而補正之亦  
終不果公嘗預注 先帝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并  
義疏采獲是正多得其真同修玉牒分撰 國朝會要未克就生  
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搜攬得數百篇清緻平粹及在禁署益邇雅  
務爲溫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己拍物曠而不怨有  
雅人餘風性寬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鑄吏吏亦畏其明而  
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爲善每議事不肯自意出大者薦之  
二府小者與其屬聯請類多不可紀公一無建白者其遠名若此  
然內剛有守不流於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因裁十二  
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首鼠不敢議後有  
建言其非者 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即太常下舍問公新樂以縱  
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即摘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  
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 上坐邇英  
閣語公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  
中失在律婦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群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  
而弱以校衡斗皆不離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謬者假有之果  
且不能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固博而利欵公前歿三日屬于  
一二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今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窳窳累諸君  
已而得遺札之文諄諄納忠訖無它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  
隴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諫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材不自顯雖  
持囊珥筆在省戶爲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稍自  
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蘊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弼不爲婆娑連  
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旣清埃奮  
厲無窮薄夫敦考夫懼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輩魯曾臧文仲漢賈誼董  
仲舒此彼相易寧有失得間耶某裊以曹廷儀絕刊綴音典皆爲公屬及  
此緒訓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法當  
得謚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惠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七

蔡文忠公齊行狀

歐陽文忠公

脩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  
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勳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  
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  
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 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  
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  
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考然後賜第  
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 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  
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  
察盡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寬逾年通判維州  
民有言某氏刻為稅印為燕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  
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耶是為政者之  
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維人皆曰公德  
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  
時大臣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 天子記其姓名  
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再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  
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  
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 真宗新棄天下 天子諒陰不言丁晉  
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雖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  
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數日吾愛 先帝之知而至於  
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  
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  
轉勅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  
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  
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遂之  
頗久使者數趣然不以進崇勳怒譏之 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

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習肅簡公方參知政事爭之

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碩又請悉除京東民租施其監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 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 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 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 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又三上 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答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之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為

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殺且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 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頌表解職不許遂罷以戶部侍郎歸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父之出知潁川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

在穎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意愛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  
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家至穎穎之吏民見家  
泣於馬前指公嘗所更屨施公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  
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  
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  
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  
兵部尚書於令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孫待制甫行狀

曾善人

鞏

曾祖諱恕博州嘗邑主簿祖諱貴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  
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  
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  
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木于絃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蒸之可  
弃者十才居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施負錢數十萬而已絃以  
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絃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  
知永興軍司錄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  
遷大常博士慶曆二年杜公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為秘閣校  
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譴告之意者在誠  
其行有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斥其費出安女除別  
庫之私以寬賦歛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  
事者於兩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士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  
指揮及群盜張海郭邀山等劫京西江淮之間皆驚為是時已更用  
大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兵為甚  
今不能損又可益之耶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  
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  
詆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  
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 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  
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罪置遣將劉滄謀立水洛城與部署狄青  
尹洙議不合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繫滄以聞公言曰城之所  
以敵秦而通秦渭之援宜不廢其功而赦滄之罪輒遂從公議燕

王薨大臣謂用不足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某爲參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爲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簡登傳之費陝人安之鄰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別藏備官用一不歸於己至今遂爲法徙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如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爲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紫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輸物非士有者公爲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爲待制遂爲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復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若墨墨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知也於其小者亦皆盡其意公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好不與酣樂淡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爲遂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爲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公同心任事然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水洛也又紕尹洙而伸劉滄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目多被逐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爲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己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許之陽翟今爲陽翟人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程氏汝縣君子宜滑州觀察推官寔寔皆皆將作監主簿宜等以狀來屬鞏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此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八

韓忠獻公琦行狀

門下侍郎李

清臣

韓姓出晉卿獻子之後國于韓秦滅韓子孫分散以國為氏案公所為家譜推其先世功行爵里至于八世有次序曰遠祖居深州為博陸人八代祖肱為沂州司戶參軍生洹為登州錄事參軍洹生全為處士老博陸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為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蠶吾鄉之北平原其子昌辭為坡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蠶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城北馬村是為高祖昌辭生一子璆終廣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構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之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燕國夫人皇考國華諫議大夫卒建州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為時勞臣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尹洙師魯誌其墓今富鄭公為神道碑載公事業甚詳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秦國太夫人由五代祖以上皆葬蠶吾惟高祖葬替皇由曾祖以下皆葬安陽故公為相人公之八代祖以下遭亂離仕不顯而皆以儒學行義世其家皇祖有功有德用不極其器一時有識咸謂慶必在後公生泉州將生秦國有異夢晨有釋子狀異服怪不知其所從來忽詣門曰是間有奇兒母失護視忽不見公既長朴厚不浮少嬉弄視瞻步履端正而中甚敏所學不用力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悌事諸兄皆不教而能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二十歲名在第二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集賢院左藏庫使開封府推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八

韓忠獻公琦行狀

門下侍郎李

清臣

韓姓出晉卿獻子之後國于韓秦滅韓子孫分散以國為氏案公所為家譜推其先世功行爵里至于八世有次序曰遠祖居深州為博陸人八代祖肱為沂州司戶參軍生洹為登州錄事參軍洹生全為處士老博陸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為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蠶吾鄉之北平原其子昌辭為坡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於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蠶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城之北馬村是為高祖昌辭生一子璆終唐晉府水濟縣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構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之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燕國夫人皇考國華諫議大夫卒建州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為時勞臣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尹洙師魯誌其墓今富鄭公為神道碑載公事業甚詳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秦國太夫人由五代祖以上皆葬蠶吾鄉

此年頁誤刻在日久卷第頁下當刻補于此

秦國有異夢晨有釋子狀異服怪不知其所從來忽詎曰是間有奇兒母失護視忽不見公既長朴厚不浮少嬉弄視瞻步履端正而中甚敏所學不用力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悌事諸兄皆不教而能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二十歲名在第二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集賢院左藏庫從開封府推



官賜五品服時高科多徑去為顯職鮮肯數吏事公獨視獄必決曲直終日坐府舍不倦府君王博文固已奇之曰志異常人此大器也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求外補得知舒州留不行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宰相非其才參政事者喜言謹望輕無所補或私名器用之中書事擁不決公屢上疏數中書不法事疏寢不報則乞出疏示中書勅御史臺集百官會議決正是非論既堅卒罷執政四人者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此章獻明肅餘弊也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未幾同議雅樂知胡瑗既逸欲保信忝尺鍾律之法出私見乖戾古制奏罷之仍用王朴舊樂公為諫官三年排斥權倖數稱進名臣杜衍范仲淹等補時政之闕七十餘疏凡數百事施用者十常七八朝廷寵其盡言累欲用公知制誥人以謂公公曰吾乃以言責取利耶議亦中寢假右司郎中昭文館直學士充接伴使發解開封府舉人與三司同定茶法為契丹正旦國信使還朝同三司省國用轉起居舍人知諫院寶元二年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歲飢為體量安撫使加三品服蜀地號富饒產金帛紈錦中州歲仰給有司乘便刻取賦徭煩重諸郡設而買院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公為輕減蠲除之逐貪吏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濟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李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人不知戰人心頗恐士大夫多避西行公使蜀道潼陝歸奏事便殿上問西兵形勢公具以所聞對上謂曰朕比憂乏人按邊知其為朕往授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羗已解圍去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輒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檄諸郡守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禦虜先是大將劉平戰死或誣其叛去遂錮守平妻子具獄河中府公力辯白釋之錄戰死者賻卹賞贈邊官皆勸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

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振勇可使搏戰非謀議守邊材願留雍  
以觀後效無已則起范仲淹為可且為國家憂非私仲淹也若涉  
朋比誤 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  
公奏曰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未  
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又奏罷率馬令以寬民力及益處它利  
害甚悉 上益知可辦大事康定元年五月 天子命夏公竦都  
護西師開府于永興軍而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  
同管勾都總管司事未幾遣學士晁宗愨入內都知王守志督出  
兵文賊公曰如詔意為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我舍卒赴  
敵必敗合府爭曰承平久不習戰羌寇暴起今兵與將未訓講其  
可深入容闕乎願謹關塞以歲月平之公所論不得用仗持奏還  
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  
月日來上眾復守舊議公曰軍事雖可擇便宜行之然大計亦不  
當固拒乃劃攻守二策求中火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  
執政以為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獨數州之地精兵不出五  
六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為少分以數十城  
寨彼聚而來故常眾我散故常寡每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  
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太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坐守界壕不敢與  
虜確且實痛之願更命近且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且  
言奏雖不下知兵者以公說為然公往來塞下勤苦忘餐食期有  
以報上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  
也宜益備不可懈弛遽調兵瓦亭兵未集賊果鈔山外公指圖授  
諸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為餌以誘我  
皆無得輒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保粗小勝  
數違制度公遣府吏耿傳就詰責不從則又檄福曰違節度有功  
亦斬任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嫉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  
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安撫使王公堯目亦以實奏朝廷知  
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以職知秦州數月還舊官仍進禮部郎  
中兼秦隴鳳翔階成州路駐泊步軍都總管兼經畧安撫公邊招  
討等使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京招輯屬戶益市諸羗馬

討殺生羗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秦塞為盜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  
呂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十月遷諫議大夫復為樞密直學士十  
一月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屯涇州初京  
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士兵勁悍善戰  
公奏增士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  
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  
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聞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勇  
氣倍于初時公方建請於鄜慶渭三州各以士兵三萬為一軍軍  
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  
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不  
能我支矣下視興靈宧中免耳章統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  
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輒近塞公與范公在兵間最久兩  
公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樂為之用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  
范仁宗知公久勞于外遣使密謂旨曰卿孤立無人援薦獨

朕知之行召卿矣明年春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請擇邊  
至五表不聽既至與范公伸前議同決策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  
夏國送欵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閱古堂詩叙  
其事傳于世邊事雖欲講解元昊猶上書邀朝廷其輕者欲自建  
元為父子呼元卒及令我使與陪臣為列二府遽欲從之公獨謂  
不可許數廷議衆尚不從公持之愈堅故晏丞相至變色而起公  
公守所見不易卒殺其禮如公言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  
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  
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略備  
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慎入  
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  
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  
識之曰韓琦性直蘇舜欽坐會欵奏邸言者欲因緣舜欽事以累  
一二執政彈劾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士人為之紛駭公從  
容笑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若是陛下聖

德素仁厚何嘗爲此耶 上悔見于色又近臣奏王益柔爲傲歌  
乞誅公因奏曰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  
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  
可見也 上悟稍寬之富鄭公安撫河北還至都門命守鄆公奏  
曰朝廷聞北虜黠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師咫尺曾無  
籌策不得一陳於 陛下之前乃責補開郡囚友不聞其罪曾無  
一人爲弼言者臣竊爲 陛下惜之累上不報前此陝西帥鄭公  
戩以劉滄董士廉城水洛涇原守將尹洙狄青謂非便詔輟其役  
會議罷兼涇原路二人猶城之青欲斬以徇不克戩論救于朝朝  
廷薄滄士廉罪公曰二人者寔違詔爾可無罪列十事辯析後士  
廉與二人者誼闕訟而柄臣爲之左右又屬公與當時有名大臣  
改更天下敝事僥倖者憚之故富公杜公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  
外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又知真定府兼都總管四年間  
速易三州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  
愛慕之如父母移知定州事兼都總管本路安撫使定州久用武  
將治兵不知法度至于驕不可使明公錫引諸州兵平甘陵獨定  
兵數賞賚出然語幾欲謀城下公素聞其事以爲定兵不治將爲  
亂既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擗首斬軍門外  
士死國賻賞其家溘其孤兒使繼衣原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  
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  
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飲訖不與  
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  
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  
一府裨佐如狄青輩熟聞公平日語見其施爲後亦皆爲名將歲  
大歉爲法賑之活飢人數百萬詔書褒美鄆城旁路刺取其政以  
爲法視中山隱然爲雄鎮聲動虜中加資政殿大學士禮部侍郎  
又加觀文殿 學士俾公再任皇祐年受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  
兼河東經略安撫使入境罷前帥所興不急之役奏逐怙勢不法  
宦者廖浩然契丹吞蝕邊地公遣將蘇安靜抵境上召曹豪與語  
曰爾移文嘗借天池鵝則皆我地何可得壞國信義侵淫詆讞我

邊臣也為 天子守此土勢必與爾辯契丹理屈遂歸我冷泉村  
代州陽武寨舊用黃崑山麓為界戎人侵不已公又遣安靜墾地  
立石限之自此不敢耕山上後公為樞密使使人蕭滄吳湛來以  
辭受館伴使張昇曰南北地界多相冒如黃崑山則可今已置不  
辯願君謹封略昇欲勿受公曰虜辭服矣受之勿失異時或有地  
界為爭端此得以為據昇受之 祖宗朝潘美為帥避寇鈔為已  
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發田甚  
廣歐陽公脩嘗奏乞耕之為并帥沮撓久不行公至遣人行視曰  
此皆我使田民若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後且皆為虜  
人有之矣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屬城  
歲發防秋兵至河外人病遠餉公曰寇來可前知奚防秋為罷不  
復遣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公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  
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屬疾上旌節乞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  
州民遮留不得去至發橋輒道行六七驛知不可留乃還守相踰  
年疾既愈召為工部尚書三司使上道除樞密使公以皇朝百餘  
年 祖宗以征伐平定中國外臨制四夷機事歸樞密府文書藏  
于吏舍朽蠹散亡為可惜奏擇吏整比紀次之多得 三聖親筆  
見其神斷及四方兵要根本為六百八十卷則制祿令驛令使有  
成法三司吏不得復弄文移為替故賂賂自絕迄今以為便請稍  
出內帑錢乘粟數百萬實邊備建遣郝質王慶民慶藏才三族故  
地命郭霽復城為豐州與麟府相為羽翼職契丹夏國相通之道  
嘉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習舊弊每  
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額金錢惟意所出去取所欲與一日  
舉用之所不決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  
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膝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  
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在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又編中書  
機密知樞密院舉督天下吏職嚴京師司察不職者及責臣坡待  
放縱有罪無所貸以懲發施之風陰消宦者權又議試補宗室外  
官興學校變科舉別考五路貢士雖不行其後頗如其說公自為  
宰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完備天下士所汲引多

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士莫自  
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額享故事多便民者諸路奉李行尤  
異敕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羌使受官立柴氏後為崇義  
公法春秋存亡國繼絕之義擇才臣詰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  
租為庶惠倉以廣賑恤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募方書賦藥物  
以救疾病守令治邑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載定令勅以省疑讞弛  
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  
義多公所論議施行之平八月進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朝廷閑暇內外豐樂百官有司各  
得其職四民不失業弱遂老疾養外吏宿服天下稱太平矣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為  
議首公數乘間奏乞選立皇子他日復進曰國繼嗣天下社稷根  
本天下元元之命繫于此今不早定日復一日愚臣竊為寒心  
陛下置天下之民於仁壽安樂四十一年矣推萬世之業何可不  
慮臣備位冢宰思所以報陛下為無窮計宜莫先此 上頌曰

後宮一二欲就館卿其無亟后誕育皆皇女一日挾孔光傳進對  
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皇太  
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于此哉 太祖為  
天下長慮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慶  
傳之萬古孰有踰陛下者惟陛下以太祖心為心則無不  
可矣 仁宗感悟始以 英宗判宗正寺 英宗力辭官官官妾  
勢未便中外皆為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  
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久非有他也事猶豫不決招護隱生  
变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  
復得搖矣 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皇子  
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大臣或愕曰此大事無遽 上頌曰朕  
意決矣誠如此臣敢為天下賀又召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  
後進藁 英宗既為皇太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  
何所間哉願令官人就諭旨及本官注為教勸 上如其請 先  
帝始就慶寧宮會 仁宗弃天下平旦入預王大計 英宗即皇

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 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 皇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有定議矣臣子何預焉故一 二大事天下莫知其詳充 仁宗皇帝山陵使述 仁宗遺意省浮費人不勞而辦使還累辭位不許 英宗初即位感疾公日至寢門執丹劑跪進君臣相知凡公所進納而不拒既退則立簾下以至誠大義上慰慈壽宮鎮懾懷 說委安內外 英宗疾已平遂請日視朝前後殿整素仗行幸祈 辛宗室喪以釋眾疑民望見車駕出咸感涕相賀曰 吾君貌類 祖宗真聖主也慈壽宮聞之喜即下手詔碎預政擬舉修 仁宗實錄仍進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懇免凡六七上章不得請乃已又差兼樞密院事公復上還相事 英宗手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 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公頓首奉詔為南郊大禮使祠事畢恩封魏國公公諱兼樞密院朝廷從之 濮安懿王以 英宗踐祚例當改封 英宗尤詳慎不欲遂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据又封爵頃下詔名之則未得其中萬下三省再議 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至相率納告身遊說者燭助之凡論議是中書者目為邪佞其勢可畏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謗以與人而 英宗所生訖今為濮王為仙遊縣君識者皆疑其非禮意公素知陝西苦戎戍餽頗艱當得民兵以為助因乞籍民為義勇二府難其事諫官亦爭之曰關輔民將驚駭亡去願以一身救二十萬人死二府以白上上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河東有義勇乎曰有然則陝西奚為不可耶論遂決至今關輔為便人皆服 上之言簡而盡而亦多公之守也夏賊寇大順城公言且留 慈賜遣使詰其罪大臣自文丞相悉以為不然左右或舉寶元康定之喪帥以動 上意公

曰軍事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國人不附其勢何敢望元昊詰之必服大臣或私相語曰渠謂料敵且觀渠所料公卒建議遣何次公往詰諒祚逾月而次公還以諒祚表聞屬英宗已卧疾二府起居畢公扣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及漸革公親奉手札授內侍高居簡命學士草制書立今上為皇太子別置東宮官屬上即位樞前以為英宗山陵使加守司空兼侍中王陶由東宮官入御史府為中丞意有所缺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誣詆語涉不遜諫官陰為協比上察其姦罷陶言職公亦遽乞補郡乃遣內侍張茂則賜手詔慰諭起之永厚復土還朝又以疾辭位除鎮安武勝等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賜第京師擢其子忠彥為祕閣校理遷其三子官公謂鎮安兩鎮近世所無有力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虛上相之位以待會种諤以兵取綏州納降人蒐名山族帳數萬人諒祚將以兵報西邊皆驚言公往經略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方行夏人誘保安軍守將楊定殺之以復怨既趨關中知羌中苦飢又負罪勢可以因奏絕其歲賜選將厲兵具餽糧器用移師西指為出討計而諒祚死秉常告哀謝罪械送殺楊定者李崇貴韓道喜以自贖時議多欲弃綏州朝廷已屢促發公曰綏州要害出賊脅下已得之何可廢也宜增築界厲戶大酋折繼世降羌蒐名山守之後雖不取足以易地未見聽則使府佐劉航驛奏後果用易塞門安遠故寨不合卒留為綏德城險固可守虜人常恨失之狂人尉倉等謀為亂以術禽取戮之不脫一人寬其誣誤又城噴洙保據靈武川赴甘谷寨拓秦川之塞招引弓箭手居之便宜修徑原葉變會為熙寧柵畫圖付將吏教以方略張聲瑗屯兵扼賊路畢役虜不敢犯皆奪其地利包屬羗于其中以固藩衛武事有序則欲先收橫山之取河南地遂為大字檄陳向背禍福榜塞下騰入虜中招橫山之衆而或者恐其有功力沮壞之乞退守鄉郡復判相州其年河決地大震此冬震未止民多飢饉流亡上遣貴近喻意仍子詔



以爲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又以手札勅中書叶濟所書無或格  
留公布宣朝廷恩意給券賑米本業之徙者半道而復時方推行  
常平法公言朝廷下令以百姓不足而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  
息故貸予以賑其闕有合于先王散惠興利之法今郡縣欲收子  
錢異令意遂與條例司章交上乞守徐州不許初法下公曰某老  
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知  
令 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八條公悉所見以對熙寧四年二月改  
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辭乃仍舊官六年復請相既至之二  
年告老至三四甚懇每奏至上必遣使宣諭契丹遣使言公邊  
地界詔問策畫公慨然曰 君父遇我甚厚有韞不言是不忠也  
生平於常人猶不敢不盡况 吾君乎姑盡此心以報 吾君事  
吾君之心盡則所以報 先帝也吾寧以言得罪猶愈於老疾  
瀕死之年以不言負天下責遂條上數千言既又力謝事 上加  
恩慰撫八年復改永興軍節度使行京兆尹不從其所請而公已  
疾革矣六月二十三日大星墮於州園書錦堂側極馬皆躍郡中  
驚焉相語家人不敢以告公素明性理雖篤安卧不亂以其月二十  
四日終于州治之正寢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田畛峭壁巉壘  
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  
累如不見其憂怡然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无偽飾其語言其行  
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人或從  
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及復考究表裏皆合无一不相應其所  
措置規摹宏大高遠外視如甚略已而詳觀之中則細故微物莫  
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當其爲李士帥邊年未三十天下已稱  
爲韓公而不名及典樞密名益重山東大儒石介嘗爲慶曆聖德  
詩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世不以其言爲過後屢當大事繫安危  
而有言于 上无不信者由公素望信于 人主著于天下也平  
居與人接禮下之間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爲已忤小  
大无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極於義理而後止毅然不  
奪喜用有名之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自知所進薦也  
不私所親以官而怨家仇人其才果可用必自之守揚州日轉運

使李參沮州事在陝西嘗欲有罪將李結寬之而縉子師中不知  
猶訟于朝孫沔爲御史以西事詰公甚力及爲宰相悉置不報頭  
進之三人者皆愧悔深自恨重思義好樂士大夫獎與後進賜人  
之急視用財物如瓦礫糶糶不以恩其意既立則捐已服用玩好  
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疎戚及交舊之  
孫子寒窶無所託以爲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  
俾其家爲直其寃于朝仍奏錄其子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  
異稼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  
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奉祖考恨不及養奉坐域甚厚自五世祖  
家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梧楸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爲將  
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歿也卒無羨錢室無竒玩賴天子賜金帛  
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姿貌英特美鬚鬣骨節清峻眉目森秀  
圖繪傳天下人以謂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畜細微普  
施雷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每朝服冠蓋而出民老幼倚春施檐  
輒夾路觀佇立咨嗟平時家居雖祁寒盛暑倦劇對僮使亦攝衣  
危坐無怠容遇事遽起而意不亂冗劇而才有餘萬兵侍帳百吏  
遶前處之安靜裕如也已而剖決皆就條理勤于吏職簿書文檄  
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  
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勞煩吏民當有受弊者且  
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  
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志慎守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  
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持者公道與  
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所親重范文正公今富鄭公  
最篤及論事于上前係國家利害各正色辨折不相備假退不  
失其歡公旣解相印今僕射王丞相素負天下重名少許可嘗遺  
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琪又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  
敢天下以爲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  
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當時所降制書亦多以伊周裴度擬公  
焉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皆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祠爲塑像  
咸時瞻莫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

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北虜。主問左右孰嘗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乃即燕坐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楊興宗。遂以此告忠彥。此門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每南來。涉臨青界。即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須索也。天姿簡儉。於圖畫博奕。凡聲伎之娛。無所嗜。獨喜觀畫。晝夜不倦。記覽博洽。所為文章。明白簡重。有氣如仁宗。英宗哀冊文。諸應制及辯論碑誌。天下傳愛之餘。暇學翰墨。得顏魯公楷法。家聚書萬餘卷。悉經簽題。點勘。列屋貯之。目曰萬籍堂。所著安陽籍類二十卷。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書三卷。陝西奏議二十卷。手編家傳集六十卷。藏于家。餘未及紀。次殘葦尚多。夫人崔氏。工部侍郎立之女。先公而亡。累封魏國夫人。六男。長忠彥。秘書丞。秘閣校理。次端彥。大理寺丞。次良彥。秘書省校書郎。早卒。次純彥。粹彥。並大理評事。次喜彥。幼。末。士女子五人。長適大理寺丞王景修。二人不育。次在室孫六人。曰治。大理評事。曰載。太常寺。太祝。曰澡。曰洽。曰浩。曰誠。並幼。禮官李清臣曰。清臣少親魏國韓公。頗聞其終始大略。行事如前公之計。至也。天子即日下詔。以公配享英宗廟庭。又命清臣持中牢幣幣。馳驛祭。及使者賻金帛。貴臣往還護葬。事相錯道中。道路皆嘆息。感恻祭事畢。清臣又以私禮哭其堂。入弔其孤。則北方父老亦有遠千里來哭庭下者。及還朝。士大夫相問訊。亦莫不嗟慘。見于色。暨趨太常。太常僚吏皆曰。七月日癸酉。上為公素報哭苑中。舉音過常。數左右皆助。惻慘恩章。追悼如此。清臣又嘗竊讀其家所被誥。乃真贈尚書令。不為兼官。以贈於人。臣貴莫比。此獨自韓公始。雖太宗褒贈趙韓王。普亦不能過也。退而思曰。上仁聖。顧念老且老。恩禮至矣。然非公其孰宜之。公嘗為宰相十年。仁宗待遇冠羣。臣交之以政。而天下不見其有所專也。天下莫不遂其生。鼓舞歌頌一德。而不知其功出宰相也。及履艱危。定策奉詔之臣。立皇子皇太子者。各一受遺詔立。天子者。再尊宗。廟強社稷。功及生人。而進退從容。不見有顏色之異也。

當其可憂，公莫不憂朝廷，以公爲安危，人情視公爲去就。公于是  
時一卻足六事，傾動矣。公屹然山立，決大疑，解大憂，至天下卒無  
事。今天子纂紹皇統，以文武仁孝惠養天下，日問安進膳兩宮，  
康樂雖。祖宗貺施天地，降福聖德，集于。上躬，然考其功緒，基  
源則定策之臣功爲大。故曰：恩禮於公，爲宜。清臣所撫，皆實敢以  
告。史氏以公尚書省，移于太常，謹狀。熙寧八年八月日，宣德郎守  
太常寺丞、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八



